

# 农村的灶头

徐志俊

我在常州金坛的农村长大,小时候我们农村家家户户都用灶头做饭。

灶头是我们农村人的叫法。灶头一般都是新房子造好后,请专人砌成的。灶头大部分都是靠墙角而立,大多数人家只用两个灶膛——也有极少数人口众多的用三个。里面的灶膛稍大些,上面安着一只大铁锅,用于煮饭、烧水或蒸煮其他数量较多的食材之用;外面的灶膛略小些,用于炒菜或烧制其他数量较少的食物。

虽说这是泥水匠的活,但并不是每个泥水匠都能把它砌好,因为灶膛砌制特别讲究。失败的灶膛,不但耗柴,而且烟也会变得不守规矩——它不从烟囱走,会偷偷地从灶门溜出,呛得烧火人眼泪、鼻涕直流。

听有经验的师傅说,灶膛要砌成上下小、中间大的“鼓”型,且灶膛的高度也有严格的要求。只有严格按照这种流程砌出来的灶膛,才能达到加热快、不费柴、又拔烟的效果。

烧火也是门技术活,并不是柴火越多,火就越旺。点火时一般用易燃的干稻草之类的引火物,待点燃后再添柴火。干柴下面要用火钳把它架空,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与氧气结合,火才能越烧越旺。

儿时的记忆中,父亲总是负责烧火,母亲则负责上灶。父亲把灶膛里的火烧得熊熊的。母亲在厨房闪转腾挪。择菜、切菜、下油、翻炒……动作是那么的娴熟、麻利。

母亲配合得是那样默契。母亲下锅什么菜,需要什么火候,无须多说,父亲立刻就能会意“豆角需大火爆炒,餐条鱼需要小火慢煎,老鹅需留底火……”这烧火的把式,父亲拿捏得游刃有余。

灶头所在的房屋叫灶屋,以前农家灶屋里是没有排烟设施的。每当做饭时,灶屋里就会氤氲着一股薄薄的雾气,这股雾气裹挟着饭菜的香味,溜出窗户扶摇直上,连同炊烟一起飘然而去。

灶头的锅巴,是现在电饭锅所无法完成的。想吃锅巴,需要多加一把火候。铁锅煮饭,加水是关键。刚开始煮饭是很难掌握水量的。有经验的农人会在米下锅后,稍稍多加一点水,浸泡一段时间,再烧火加热,待水沸后,用锅铲沿着锅边把米翻炒一下,然后重新把米摊平。这时的大米早已吃足了水分,把高于大米的水舀出,盖上锅盖,再往灶膛里塞两把稻草,焖个十几分钟——控干大米之间的水分。这时候喷香的大米饭就大功告成了。

锅巴要想焦、香、脆,须把饭先盛掉一部分。然后再用少量的稻草沿着锅底均匀、缓慢地加热,加热的过程不能心急,需文火慢烤,否则“焦香”二字就只剩“焦”了。

若对火候掌握不了,那有一好办法可以确保万无一失:待闻到焦香味时,可以用锅铲沿锅边铲上一小块锅巴尝上一尝,若还缺火候,可以再稍微烘烤片刻,但此时一定要掌握分寸,否则就会前功尽弃。

冬日里的烤红薯,是灶头留给孩子们永远的记忆。洗几个大小适中的红薯,丢进满是火星的灶膛灰烬中,再用灰烬严严实实地把红薯包裹住。待到灰烬不再那么热烈时,红薯的香味早已飘满了整个灶屋。

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掏出表皮焦黑的红薯,扒拉着,嘴里不停地发出“呼呼”的声响,嘴角边沾满了黑灰……

而今农村的灶头早已被煤气灶代替,强劲的油烟机把厨房的烟雾排得干干净净。灶头已经成为一种思乡的记忆,永远地藏在了我们的心底……

# 常州有块“元魁”武举石

张军 文\图

在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,省级非遗阳湖拳传承人王成军开办的牛塘武馆里,收藏着一块“元魁”武举石。该石是其好友在附近村子里收集来的,想到武举石与武术有关,于是捐赠给武馆收藏。

武举石用青石雕刻而成,高60厘米,底部宽40厘米,顶部宽30厘米,约重有100多公斤,在青石的两侧,分别凿有近10厘米深的凹槽,以便习练时抓举,经过岁月的打磨十分光滑。许多人来牛塘武馆交流参观时,都会情不自禁去摸一下,意在祈求自己和家人健康与平安。“自从从这块石头放在武馆内,吸引了不少文物爱好者和学员家长来观想,有的力气大的还会搬一下这块石头,但至今没有一人能搬得动。”王成军跟笔者说。

与一般无字的武举石不同,这块武举石雕刻有“元魁”二字,中间为“命”字,字体飘逸耐看。

武举石也叫练功石,与武举制度有关。武举源自西周时期,武则天建立了武举制度,以从民间选拔军官。这是古代民间习武者的晋身之阶。武举考试包括“平射”和“武举”两项。其中,仅武举考试就包括长垛、马射、步射、平射和简射,兼具魁关、负重以及身材等方面的甄选。

武举石是民间通称,此石还有大名为碾石。碾石是练习臂力的器械之一,标准碾石动作是拎、包、走的结合。主要练习人的爆发力与耐力。根据难易程度,动作分为征兵标准、武举标准。征兵标准要去将一定重量的碾石双手拎离地面至鞋底达到膝盖高度;武举标准则是双控:石头底面离地一尺,双手达到腹部以上、胸部以下的胸口的位置,只有围绕操场行走,中途变换动作作为左右腰侧抱石行走,马步翻石献印至鞋底面朝斜上两次的组合动作。

因此,致力于武举科考的人,很多都会在家里自备一两块大石头,每天用来抓举练习。为方便练习,所用的石头当然要适应习练



要求,所以武举石上留有适合抓举的凹槽。“上马射三箭,下马拿制石”,说的就是当时武举生应具备的过硬素质,只有在这两项考试中出类拔萃,才能成为武举人甚至武状元。因此,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,加上保卫家乡、保卫村庄、保卫宗族等需要,民间习武之风兴盛一时。

元魁,意思是殿试第一名,即状元。清·宝廷《放榜日作》诗中有“路逢相识者,贺捷称元魁”,清·李渔《凰求凤·翻卷》里也提到“目下新主登极,首重文科,命下官速封试卷呈,以便亲定元魁,风示天下”。古人制作此石,寓意很明显,就是希望练习者能在武举考试中独占鳌头,做“武状元”。

“命”字,既可以和“元魁”连起来读,也可以单独读。连起来读是暗示武举生有状元之命,激励其奋斗;单独读是要让武举生注意,性命第一,安全练武。

天公不放灯,价高,故作玉戏酣今宵。太乙醉眠篝火熄,却化霏霏照书客。买书策蹇过大航,兴来阑入元子坊。攒金伐鼓客满堂,主人压醅啖客尝。开帘看雪雪如席,烛光映作轻绡色。此是仙人润骨丹,倾入深樽奉千百。不须更唱月分光,我自能歌冷飞白。火树拉折银花开,夜蛾拍空谁剪裁。天然点缀此佳节,却与我辈开襟怀。藏驱夺席争掀毡,酒气(二字点去)雕盘饕餮如山堆。

行书《壬寅元夜大雪诗》卷 黄仲则



黄仲则小像 吴儆摹刻



西鑫病渔



忠信笃敬



此怀何处消遣



黄景仁



荀河府君遗藏书画及边款



两当轩



桂馥赠黄仲则南宋“山谷诗孙”印印蜕



金华牧羊儿



浩乎自得



仲则



山谷诗孙

黄景仁多才多艺,除了诗文之外,还擅长书画和篆刻。行书大致在苏、米、赵、董之间;隶书古雅敦厚;篆刻则直追汉人,辑有《西鑫印稿》,惜只有零星的印章或印蜕传世。

历史上许多诗人创作的文字流传下来了,但他们亲笔书写的原稿能保存至今的十分稀少。尤其是对英年早逝的大诗人黄景仁而言,此件行书《壬寅元夜大雪诗》卷更尤为难得。该作现藏于常州博物馆,纵三五厘米,横一三三厘米,收录于《两当轩集》卷十六,名《元夜大雪饮石香斋》。创作起因是乾隆四十七年(一七八二)正月十五元宵佳节,大雪纷飞,他在北京同乡丁怀璞(字抱真)家与诸友开怀畅饮,相谈甚欢。酒过三巡,微醺浅醉之时,触景生情,挥毫写下了这首自作诗供主人清赏,全卷内容如下:

天公不放灯价高,故作玉戏酣今宵。太乙醉眠篝火熄,却化霏霏照书客。买书策蹇过大航,兴来阑入元子坊。攒金伐鼓客满堂,主人压醅啖客尝。开帘看雪雪如席,烛光映作轻绡色。此是仙人润骨丹,倾入深樽奉千百。不须更唱月分光,我自能歌冷飞白。火树拉折银花开,夜蛾拍空谁剪裁。天然点缀此佳节,却与我辈开襟怀。藏驱夺席争掀毡,酒气(二字点去)雕盘饕餮如山堆。

阶前盈尺雪不到,酒气溢户寒光回。饮一杯,歌一曲,一杯为我醉滕六。尔能回骄蹇,驱宝毂,六街无尘九门肃。不能使石香斋头灯不红、酒不绿,客饮不豪歌不续。但愿岁月如今宵,便不看灯乐亦足。不然九州大地丰五谷,来岁灯如太仓粟。

壬寅元夜大雪饮石香大兄斋头,醉中走笔为此,即请教正。鹿菲弟黄景仁草。

此诗为即兴所赋,不事雕琢,通俗易懂,明白晓畅。既写景又抒情,充分表达了诗人的美好愿望:希望年年都能如今夜这样酒食无忧、祥和开怀,及未来九州大地五谷丰登。也直接反映了诗人对自己未来的美好期待。由于兴酣落笔,笔势较为奔放,灵动中又寓沉着,化米芾、董其昌笔意为己用,是其心手相应的上乘佳作。此卷款左下角钤有“山谷诗孙”朱文印,为其好友、训诂学家、书法篆刻家桂馥所赠送的古印,从风格看时间在南宋至元,原主人应为黄庭坚裔孙,为此黄景仁还写了一首诗《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》纪念此事。此印为其随身所带的心爱之物。

彼时,黄景仁正在等待八品县丞的候选。这个小小的官职是在毕沅、王昶等好友的盛情资助下,通过捐官才被授予的。然而补官之事迟迟不发,在第二年三月,他被债主所逼离开京城,农历四月二十五日,客死山西运城,让人无限惋惜。《壬寅元夜大雪诗卷》是目前可考的黄景仁生前最后一首诗,又是亲笔墨迹,几同绝笔,弥足珍贵,已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。

(本版篆刻除桂馥赠黄仲则南宋“山谷诗孙”印蜕之外,均为黄仲则自作)

# 常州博物馆藏黄仲则书法、篆刻精品赏析

## 以行书《壬寅元夜大雪诗》卷为例

文祥磊 文图

黄景仁(一七四九一一七八三),字汉辅,一字仲则,号鹿菲子,别号西鑫,号两当轩,北宋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族裔,江苏武进(今常州)人。他四岁而孤,由母亲、祖父抚养长大。八九岁时试为制举文,援笔立就,童子试于三千人中得第一名。他生得风仪俊朗,立传人中,望之若鹤。然天妒英才,六试乡闈未能中举,虽以诗文见重于诸先达,终不能脱之困厄。常年奔走衣食,贫困交加,终于山西解州(今运城解州镇),年仅三十五岁。同乡好友洪亮吉得知后借马疾驰,连赶四日夜,千里扶棺,送其归家乡安息。

黄景仁去世后诗名远播,数十年间刻本风起。由于他的怀才不遇、耿介孤傲,故诗中多抒发穷愁愤慨之气,有的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心声: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郁达夫评云:“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,求一些语语沉痛、字字辛酸的正真正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,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。”



行书为吴竹桥(蔚光)书词扇页 黄仲则